

※書目文獻※

北山詞論

林玫儀*

當代文壇耆宿施蟄存先生，學殖深厚，博通古今，兼事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於現代文學、翻譯、古典詩詞及金石碑刻等方面，都卓然名家，其學識之廣博、成就之多元，均為近世所罕見。但學界大多只注意他在文學創作及翻譯方面的成就，近日華東師大將出版慶祝先生百歲華誕之祝壽論文集，玫儀撰成〈施蟄存先生的詞學研究〉一文，分從「彙集論詞資料」、「蒐羅見存詞籍」、「輯校歷代詞集」、「續編花間詞選」、「刊布罕見詞籍」、「編輯詞學刊物」及「撰寫詞學論著」七方面介紹施先生的詞學特色與貢獻，除了嘆服先生在詞學研究方面規模之宏遠及影響之鉅大外，亦驚覺先生有甚多論詞資料，散見《花間新集》^①、《詞學》、《文史知識》等書與日記中。其中《詞學名詞釋義》已結集出版，學林稱便；但《花間新集》乃是詞選，日記則為生活雜錄，很少人會注意到其中有論詞資料。先生之詞論至今未能彙集一處，誠為一大遺憾，也是詞學界的損失。爰就《花間新集》及《閒寂日記》中之論詞資料彙錄成篇^②，名之曰〈北山詞論〉。

* 林玫儀，本所研究員。

① 施蟄存選定：《花間新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頁1-386。

② 沈建中選編，施蟄存撰：《閒寂日記》（上海：文匯出版中心出版，2002年1月），頁1-198。按：此書與《昭蘇日記》合刊，頁次自為起訖，沈氏〈編後小語〉云：「施先生寫作於1950年代前的日記，現在能見到的是當年發表在《宇宙風》等報刊上的，近些年也為多種選本收入。而本書輯錄的兩種日記，則屬首次發表，因而極有意義。徵得他的同意，我把1960年代部分題為《閒寂日記》，1980年代題為《昭蘇日記》。」見《昭蘇日記》，頁185。

甲、見於《清花間詞》者

施先生曾以《花間》神韻為標的，選成《花間新集》，包括《宋花間集》及《清花間集》各五百首，都是與《花間集》體製、風格相近的詞作。由於從未有人據此角度甄選宋代以後詞作，且施先生選錄時不依傍舊有選本，而能自出手眼，因此這二選本可說是「別開蹊徑」。就《宋花間集》來說，其中選錄最多的依次是晏幾道四十二首，晏殊三十五首，歐陽修三十二首，周邦彥二十二首，張先十八首，賀鑄、辛棄疾各十六首，蘇軾十五首，秦觀、朱敦儒、周紫芝、吳文英各十二首，李清照、姜夔各十首，其餘都在十首以下。此種排名，令人耳目一新；而《清花間集》，乃是先生於遍讀清詞別集近三百種後，幾經斟酌方選出之數十家中，再精選若干首而成。由於一般人對清詞均較生疏，各家高下，至今未有定論，先生所選，自然有指標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此書於各家之後都有一段精彩識語，乃是先生細讀諸家詞集，復參考前人詞話評論之後，於諸家之造詣得失乃至前人評論，所提出的觀點。或評驚詞家，或駁斥前人成說，或綜論整個詞史，莫不是深入有得之語。茲輯錄如下，其中偶有評某首或某句者，亦可見出先生論詞觀點，則列附注：

吳偉業六首（《梅村詞》）^③

明人習於南曲，長短句詞儉俗庸下，無可稱者。吾鄉陳臥子振之以唐音，《湘真》一集，楊檠《花間》。同時夏、李、董、蔣、二宋、三周，揚風扇雅，唱和有作，遂開雲間詞派。大江南北，作者景從。百年之間，詞學斯盛。余選此集，斷代於清。陳、夏二公，完節朱明，故不錄入。遂以梅村為之冠冕。已下諸子，皆松人也。然可錄者猶多，若計子山、吳日千、單質生、田髯淵諸家，皆有雋構。特以鄉曲之私，不敢過甚，因悉退之。亭林周大烈纂《雲間詞徵》，所錄甚備，可參觀也。

③ 《梅村詞》云云，表示自此別集中選錄詞作，以下凡注明詞集名者均同，無詞集名者，如「宋徽璧」下只注「五首」，表示未見宋氏別集。《花間新集·凡例》之五云：「清詞傳世，多賴諸家選本。道咸以前，詞人別集刻本，已不易見。余既不從舊有選本取材，故標明所採詞集目於姓名之下。唯一二家未見集本，不得不取之選本，故付闕如。」

李 雯八首（《彷彿樓詞》）

舒章與陳臥子同學齊名，詩古文辭，下及樂府聲歌，連鑣比駕，一時有「陳李」之目。易代之際，出處不同，遂讓臥子獨擅百世之名，君子惜焉。《彷彿樓詞》一卷，與臥子酬唱而作，風情不在晏、歐下。《蓼齋詞》入清後刻，頗事近慢，才力靡矣。今從《彷彿樓詞》中錄八首，猶有遺珠之恨。

龔鼎孳四首（《定山堂詩餘》）

芝麓詞，尤西堂盛稱之，以為如「花間美人，自覺嫵媚」。然余觀《定山堂》一集，小令無多。構思造語，幾於俗豔。且蕪詞累句，隨在而是。錄此四闕，猶不違典雅。

宋徵璧五首、宋徵輿十首（《鳳想樓詞》）

雲間三宋齊名，樂府尤推小宋。子建入清不仕，史家列之明人。尚木集本未見，從諸選本中取錄五闕。轅文與陳臥子、李舒章合刻《幽蘭草》，掄藻揚芬，無可軒輊。雲間詞派，定於三家。自朱、厲尊南宋，佞姜、張，詞風一轉，知吾鄉有宋氏昆季者，鮮矣④。

高不騫四首（《羅裙草》）

高槎客與宋轅文同時。轅文壽止五十，槎客逾八十。《羅裙草》五卷，多南宋近慢，已入竹垞牢籠，蓋晚年作也。右小令四闕，猶存北宋聲情，則早歲里居所作，選家皆不取也。

④ 宋徵輿〈謁金門〉（風著力）「斜陽山幾尺」句，施先生注云（以下簡稱注云）：「陳子高云：『小樓山幾尺』，此勝之。」〈浪淘沙〉（雁字起江干）上結「回首重看」，注云：「《篋中詞》作『回首長安』，疑譚復堂所改，甚謬。」〈蝶戀花〉（寶枕輕風秋夢薄）「人若傷心」句，注云：「『人若傷心』句，即李長吉『天若有情天亦老』之意，《倚聲集》、《篋中詞》均作『人苦傷心』，非也。」〈臨江仙〉（紅葉落時秋色盡）「秋色盡」三字，注云：「『秋色盡』，原作『秋盡也』，今為改定。」按：《花間新集·凡例》之六云：「清人鍊字琢句，終不及唐宋人之工致。一篇之中，輒有蕪詞累句，刺人眼目。小令不過四、五十字，而一字重出，乃至二字、三字重出者，雖名家猶或不免。此為小疵，不掩其美，今為隨宜改易，并附注原文，請讀者參定之。」

張淵懿七首（《月聽軒詩餘》）

硯銘小詞，懷蘭握荃，不落凡近。《清平》一選，所錄多雲間詞家，殘璧零珠，賴以不滅，亦雲間詞派之功臣也。《月聽軒詩餘》一卷，在《百名家詞鈔》中，恐非全帙。小詞無幾，故不克多取^⑤。

魏學渠六首（《青城詞》）

子存《青城詞》三卷，傳本絕少。其詞多至四百闕，小令居三分之一。才力未濟，瑕瑜間出。諸家選本，多略其令詞，因採錄六首傳之。

蔣大鴻十二首、周積賢八首、沈億年十首（俱見《支機集》）

蔣大鴻才豔古錦，節勁蒼松，入清以後，自韜文采，惟以青鳥之術，聞於吳會。《支機》一集，久無傳本。余從龍榆生假抄之，乃知是師弟子三家合集。專攻小令，格韻甚高。邊塞諸作，雁唳笳咽，當以王龍標、岑嘉州目之。大鴻〈臨江仙〉一闕，允推絕唱。覺鹿太保「金鎖重門」之作，猶遜其沉鬱。余選三子詞三十首，以為其高者駸駸乎欲奪《花間》諸賢之席矣。

嚴繩孫四首（《秋水詞》）

孫友詞在清初身價甚高，厲樊榭更有「獨有藕漁工小令，不教賀老占江南」之譽。乃使《秋水》一集，如泰華三峰，揭芙蓉於天外。余從事此集，初以為《秋水》集中，必俯拾即是。詎誦三過，始驚當時諸家皆過為標榜，不堪取信。其詞意不能隱，境不能深，辭不能俊，句不能古。錄此四闕，已得白眉。

毛奇齡十二首（《毛檢討詞》）

右毛檢討詞十二闕，可與李波斯比美。而取境之高，直是南朝清商曲辭。陳亦峰乃譏其「造境未深，運思多巧」，殆不知詞之本源者^⑥。

⑤ 按：〈蝶戀花〉（盤頭鬢髮新編綴）一首後注云：「此詠滿洲婦人也。當時新見，為閩詞絕妙資料。」

⑥ 〈南鄉子〉（賽起祠叢）一首後注云：「《花間集》中〈南鄉子〉有二體。歐陽舍人以四字句起，李秀才以三字二句起。此用歐陽體也。歐陽作八闕，惟第三闕第四句二字，疑祖本偶奪一字，後世沿襲，遂又分二體。西河此二首，並規撫之，蓋有所本也。」

陳維崧四首（《湖海樓詞》）

余搜《湖海樓詞》，得此四闕，錄以示人，不知其為迦陵作也。此皆早年筆墨，無讓秦、柳。中年以後，牢落不偶，長歌當哭，羽聲慷慨，不復有此情韻矣^⑦。

朱彝尊十二首（《曝書亭詞》）

竹垞論詞，力主南宋。所作亦刻意姜、張。會雲間凋敝，流蕩鄭衛。登高一呼，遂開浙派。陳、夏遺風，自此衰歇，然其小詞，猶宗汴京。黃九固非所師，要亦尚在秦七門下。

丁 燁八首（《紫雲詞》）

莆田二丁，才情自以雁水為勝。《紫雲詞》中，小令皆有可觀。選調琢句，一意高古，蔣大鴻、毛西河之儔也。

錢芳標十二首（《湘瑟詞》）

純皴《湘瑟詞》四卷，亦惟小令可觀，近慢猶嫌拘滯。右所錄十二首，皆有唐人風致。〈憶少年〉一闕，選家多稱之。譚復堂謂「源出義山」，陳亦峰謂「雅麗語能入幽境」，余則尤賞其〈贊浦子〉歇拍二句，非大筆力不能承上。

彭孫遹八首（《延露詞》）

彭十艷詞，一時傳唱，亦頗招謗議。其失在蘊藉不足。幸筆力猶能自持，免墮淫哇。余錄其稍厚重者。〈卜算子〉一闕，是其名作，不可不取，然而危矣。

曹貞吉六首（《珂雪詞》）

升六詞，白雨齋極稱之，以為「清初諸老中最為大雅。才力不逮朱、陳，而取徑較正」。余以為此言似過。《珂雪詞》疏快自然，不事雕飾，是其所長，而短亦在此。大雅猶未，況最乎？集中令詞不多，選錄六首，是其有雅韻者。

^⑦ 〈河濱神〉（湖上水連天）「鎖日凝妝儼然」句注云：「鎖，原作『盡』，重出，故改之。」

董 俞四首（《玉鳧詞》）

玉鳧小令，彭羨門盛稱之。渾厚勝彭，微嫌意境直露。《詞綜》錄其小令三首，皆余所汰。《詞雅》錄七首，惟一首與余所取同。見仁見智，讀者當自得之。

納蘭性德二十二首（《納蘭詞》）

容若情真性厚，小詞聲色窈麗，哀樂無端，非晏、歐所能限，況方回乎？篇什既富，珠玉焜耀，亦不當屈居李重光下。謂為唐五代以來一大家，可以無忝。雲間詞派，方當消歇之時，忽有滿清華胄，遠紹弓裘，陳臥子地下有知，亦當蹙額。

王士禛十二首（《衍波詞》）

阮亭論詩主神韻。此言大足誤人。然其一生所作，確亦以此見長。小詞亦然。必先有學問性情，始可言神韻耳。或以余言學問為疑。謂作小詞，何須學問？不知比物連類，纂詞琢句，各有刊度，皆關學問。阮亭文字工夫，極為淳雅，抒情造境，似輕實重，莫非從學問中來。徒有小慧，安能詣此⑧！

沈岸登八首（《黑蝶齋詞》）

覃九鍊句下語，頗能閒雅，自是浙派高手。然朱竹垞稱其「得白石之神明」，毋乃過情之譽。白石、黑蝶，蹊徑全別。白石隱秀，黑蝶流轉；白石寄興幽微，黑蝶意在言下。右小令八首，梅溪、碧山之亞。

李 符四首（《未邊詞》）

秀水二李齊名，小令則分虎為婉麗。然所作不多，未能多選。秋錦殊無警策，故遺之。

佟世南四首（《東白堂詞》）

《東白堂詞》僅得《百名家詞鈔》中一卷，恐非全帙。小詞不多，惟此四首可

⑧ 〈浣溪紗〉（綠樹橫塘第幾家）後注云：「阮亭〈浣溪紗〉十餘闕，并皆佳妙。右紅橋三章，一時和者數十家，遂為一代名篇。無讓白石道人『二十四橋明月夜』之句也。」

錄，馮、韋之亞也。

厲鶚十首（《樊榭山房詞》）

樊榭學有餘，才未俊，得宋人三昧，去唐音一間。小令渾厚，可及子野、方回。近慢便有針縷跡。乃惑於竹垞之說，刻鵠姜、張，所得但能貌似。蓋以學力擬古，非以才情言志也。

許寶善六首

乾隆季世，雲間詞派，已嘆式微，郡中詞人，多隸朱、厲麾下。惟許穆堂有起衰振廢之志。其論詞以「雅潔高妙」為主。小令力尊唐音，謂「北宋已極相懸，南宋佳者更少」。所撰《自怡軒詞選》八卷，是其微尚所寄。自作詞亦不為南渡後語。《自怡軒詞》五卷，余求之未得，僅於諸家選本中錄其六闕，恐未盡其蘊。

張惠言四首（《茗柯詞》）、張琦五首（《立山詞》）

皋文、翰風《詞選》一編，樹常州之幟，策浙西之敵，議論正大，自是詞苑程朱。止庵繼起，《論詞》一卷，足為羽翼。然三家自為詞，篇什既少，才亦未濟。張氏昆仲，聊錄數闕。止庵小令，無可選者，竟闕焉。

董士錫六首（《齊物論齋詞》）

周止庵敘《詞辨》謂晉卿「初好玉田，久而益厭之」，今觀《齊物論齋詞》，可知晉卿果問途碧山、玉田，而入於清真者。常州詞論，能身體而實踐之者，惟晉卿一人而已。功力俱在慢詞，小令深婉微欠。

郭麐四首（《靈芬館詞》）

頻伽詞頗負盛名，《浮眉》一刻，尤為裙屐少年所好。其詞不可謂不佳，然篇什既富，瑤珉間出，或意趣凡近，或辭不立誠。大詞間架，時文氣重。乾嘉間名家，此流最多。如蔣心餘、吳穀人皆是也。譚復堂云：「詞尚深澀，而頻伽滑矣。」夫頻伽之滑，不在於不能深澀，而在於不能清空。詞尚深澀，此言實誤。蓋竹垞、樊榭之論，宋人初無此說。今選頻伽小詞四闕，其正聲也。

汪世泰八首（《碧梧山館詞》）

紫珊隨園女夫，與蘭村趨詣略同。吳山尊贊其詞曰：「思態逸妍，音律中雅。語出於性情，旨歸於忠厚。」此評可高可低，紫珊宜考中上。

袁 通八首（《捧月樓綺語》）

隨園未嘗言詞，嗣君乃以詞名，此其跨灶之術也。《捧月樓綺語》八卷，偶有凡俗，不失雅音。此所選八首，何嘗不以韻勝。陳白雨謂：「詞有質亡而並無文者，則馬浩瀾、周冰持、蔣心餘、楊蓉裳、郭頻伽、袁蘭村輩是也。並不得謂之詞也。」此則抑之太甚，非公論也。蘭村、頻伽，伯仲之間。心餘、蓉裳，質文兼遜。然視馬浩瀾、周冰持，猶有上下床之別，豈可一概視之。

周之琦八首（《金梁夢月詞》）

稚圭詞選聲琢句，極能工穩。小令風情駘蕩，居然北宋雅音。大詞賦情詠物，在玉田、蛻巖之間，微嫌生動不足。《心日齋詞》全帙，寒齋未備，僅就《金梁夢月詞》中錄其八首。

汪全德四首（《崇睦山房詞》）

右四闕，崇睦山房高格也。〈臨江仙〉歇拍二句，可稱警策。

楊夔生六首（《過雲精舍詞》）

伯夔小令，頗得唐音。慢詞亦南宋高作。集中小令不多，錄其六闕。〈木蘭花令〉一章，諸選皆不取，惟譚復堂識之，許為《金荃》遺響。知音豈不難哉！

龔自珍五首（《定庵詞》）

定庵才氣縱橫，下筆不屑繩墨。通古今文學之變，信手自成馨逸。其詞不唐不宋，非蘇非辛。譚復堂引「發風動氣」之喻，意亦在可否之間。余選定庵詞五闕，與譚復堂及近人龍榆生所選無有合轍，讀者參之。

沈傳桂十二首（《二白詞》）

閨生與戈順卿友，選音考律，務在精研。融化唐詩，尤工琢句。小令幽婉，如不勝情。近慢規撫玉田，高處可入清真之室。嘉、道之間，三吳詞流，當推獨步。

姚 燮八首（《疏影樓詞》）

梅伯才高筆健，泛愛多方。涉獵既廣，不專一家。平生勤於著述，身後遺稿散亡略盡。僅以詞曲知名。疏影樓四種，出入兩宋，珠圓玉潤。其論詞曰：「韻不騷雅則俚。旨不微婉則直。過鍊者氣傷於辭。過疏者神浮於意。」其操持可知矣！

王嘉福六首（《二波軒詞選》）

二波小令有神似晁氏《琴趣》者，大段不輸北宋。慢詞學玉田而未至，情理兩虛也。

項鴻祚二十首（《憶雲詞》）

憶雲小令，胎息六朝三唐，不徒以文辭勝。摠哀婉之思，以沖和安雅出之，此其所以為沉鬱也。近慢便有怨色，猶不至納蘭之劍拔弩張。

姚輝第十二首（《鞠壽庵詞》）

《鞠壽庵詞》四卷，咸豐二年活字本。有姚梅伯序，蔣劍人跋。小令出入南唐、北宋，慢詞上下清真、碧山。選聲琢句，造詣甚高。乃其人不甚為詞苑所知。《憩園詞話》嘗一及之，譚復堂《篋中詞續編》錄其詞一闕，此外無聞焉。余最錄其小令二十首，以光潛德。世有賞音，當以余言為不謬。輝第，字稚香，河南輝縣人，道光戊戌進士，官上海知縣。

陳元鼎七首（《吹月詞》）

寶庵詞芳蘭竟體，雅韻欲流。大詞纂組，頗近清真。小令婉麗，亦足平視秦、賀。余所有惟《吹月詞》二卷。黃韻甫云別有《同夢樓詞草》，未嘗見也。

蔣敦復一首（《芬陀利室詞》）

《芬陀利室詞》無過人處，初不欲選。忽睹此章，如獲古錦。在清詞中破天荒矣。〈九張機〉者，〈五更轉〉、〈十二時〉之流行也。惟彼為鼓詞，此為舞曲。首一章詩，為勾隊口號。次九章為本曲。「輕絲」、「春衣」二章為破子，亦曲詞之換頭者。末一章詩，為遣隊口號。宋時樂舞，舞者不歌，歌者不舞。此詞唱法，舊無著錄，劍人所云，意度之耳。

顧文彬十首（《眉綠樓詞》）

櫟括古人詩為長短句，始於東坡〈定風波〉括杜牧之詩。其後林正大《風雅遺音》一卷，皆櫟括古人詩文，失之拘滯，子山括唐人詩為數十闕，情味轉勝於原作。因選其八首，亦《花間》別趣也。子山寢饋唐音，所得甚深。俞蔭甫稱其「持律之細，琢句之工，同時作者，蓋無以尚」，非面諛也。

蔣春霖十八首（《水雲樓詞》）

項蓮生承平才士，言愁始愁；蔣鹿潭亂世羈人，不怨亦怨。遭際既異，宮徵遂別。《水雲》一編，以琢玉鏤香之句，寄椎心刻骨之情，實湘累之遺音，黍離之別調。白雨齋乃謂之「未升風騷之堂」，殆不知其變者。雖然，余所錄十八首，猶不違乎正聲也。

承齡八首（《冰蠶詞》）

子久《冰蠶詞》一卷，無甚高致。獨〈南鄉子〉五首，賦黔中土風，姿韻特絕，可與歐陽舍人角一日之長，因亟錄之。

杜文瀾六首（《采香詞》）

小舫精研聲律，瓣香二窗，用功專矣。然刻楮三年，《采香》四卷，所造僅能平正，殆才分所限。集中多哀離念亂之作，當與水雲樓並為咸同詞史。小令無多，錄得六闕。

薛時雨八首（《藤香館詞》）

藤香館自評其詞曰：「無柔腸冶態以蕩其思，無遠韻深情以媚其格，病根仍是犯一直字。」雖自謙語，要亦不遠。〈江山船〉前後十六解，獨標神韻，是其輿會翹舉之作。錄此八闕，備〈竹枝〉一體。

汪 璩五首（《隨山館詞》）、葉衍蘭五首（《秋夢龕詞》）

粵東三家，慢詞皆取徑碧山、玉田，隨山館吐屬雋雅，能為宋人語。秋夢庵長於鋪敘。楞華室時近稼軒。小令則《隨山》、《秋夢》嗣響《金荃》。《楞華集》中，不足十首，無可錄者。

王鵬運十四首（《庚子秋詞》、《味梨集》）

朱古微敘《半塘定稿》，謂「君詞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還清真之渾化。與周止庵說，契若針芥。」此強以半塘紹常州之薪傳，於半塘詞境之發展，不相應也。余觀半塘詞實自晏歐小令，進而為蘇辛近慢。雖半塘亦自許為「碧山家法」，氣韻終不似也。《庚子秋詞》中諸闕，尤為深美閎約，取之特多。

文廷式十二首（《雲起軒詞鈔》）

清詞至王半塘、文芸閣，氣壯神王，不復作呻吟騷屑語。會國事凋瘵，生民邦家之痛，蘊無可泄，一發於詞。縱琢句尋章，猶未能忘情於玉田、夢窗，而意境氣韻，終已入蘇辛之壘。《雲起軒詞》令慢皆揭響五天，埋愁九地；無稼軒之廉悍，得清真之婉約。清詞至此，別開境界，非浙西、常州所能籠絡矣。

李慈銘六首（《霞川花影詞》）

蕘客論詞不屑南宋，小令猶尚《金荃》遺響，嘗謂詞必「若近若遠，忽去忽來，如蛺蝶穿花，深深款款，於無情無緒中，令人十步九回」。此殆清空飛動之喻。《霞川花影詞》二卷，聲色尚矣，意境猶未到北宋之深厚，是亦眼高手低也。

莊 棧六首（《中白詞》）

中白與譚復堂齊名，二家小令，俱追蹤溫、韋。然刻意求寄托，遂使詞旨恹

恍，不賦不比，蓋兩失之。鍊字琢句，亦各有未到。莊尤不如譚，一篇之中，必有一二刺目語。而陳白雨盛稱之，以爲「能超越三唐兩宋，與風、騷、漢樂府相表裏，自有詞人以來，罕見其匹」。鄉曲阿私，乃至於此。

譚 獻四首（《復堂詞》）

復堂《篋中》五卷，是其詞論所寄。多探賾語。然取詞手眼，高下不侔。能識荆和之璞，而珉玦雜出其間，蓋有以人存者。其自爲詞，氣韻力爭高格，字句間猶有敗筆，未到精工，錄得四首，庶幾醇粹。

陳廷焯八首（《白雨齋詞》）

白雨齋論詞主沉鬱，謂「沉則不浮，鬱則不薄」，論小令主唐五代，謂「晏歐已落下乘」。持論甚高。其自作詞，亦刻意揣摩溫、韋，用功於文字聲色之間，但得貌似耳。

鄭文焯十八首（《冷紅詞》、《樵風樂府》）

滿洲詞家以成德始，以叔問終，二百六十年漢化，成此二俊；勝金元矣。叔問才情、學問、聲律，俱臻絕詣。家國危亡之痛，王孫式微之感，盡託於長短句，其志哀，其情婉，其辭雅，其義隱，重光而後，不與易矣^⑨。

⑨ 按：施先生對鄭文焯及況周頤之看法，呂貞白、沈宗威、陳兼與三先生各有異同之論，先生並收入《花間新集》題辭中，云：「昔年曾以《花間》二選就正於呂貞白先生，先生以爲清詞蕪雜，允宜有一選本。然於余評論蕙風、大鶴二家詞語，大不以為然，遂簽注右所錄語。嗣後霜柯沈宗威及陳兼與丈見之，頗不以呂言爲是，各有附識，爲余張目。今附錄三家言於此，以存此一段詞論公案。」除可作爲參考外，並可見前輩論學風範，因附注於下：

況蕙風罵大鶴，嫌過分。足下捧大鶴，亦嫌過分。我殊不喜大鶴，絕非門戶之見，實以詞才乏重、拙、大耳。如何如何？此論尚持平否？似只選謁金門三首便足。（呂貞白）

大鶴詞境清疏，非蕙風可及，吾從鬻翁。（雙柯沈宗威）

大鶴尚有〈楊柳枝〉詠梅云：「到地春風不肯閑。南枝吹盡北枝殘。吳宮多少傷心色，占得牆東幾尺山。」何嘗不拙、重、大？大鶴藻思哀感，復精聲律，造詣在鬻翁、蕙風之上。吾亦從鬻翁。（兼與）

朱祖謀十六首（《彊村別集》、《彊村詞》）

彊村早年，政治文學，俱有英銳氣。詞格猶在晏、歐、周、秦之間。《庚子秋詞》中數十闕，纏綿側隱，耐人尋味。自後改轍二窗，多作慢詞，蘊情設意，鍊字排章，得神詣矣，已非生香眞色。辛亥之後，以遺老自廢，其詞沉哀抑怨，作草間呻吟語，亦不可與蘋州、玉田爲比。彼有民族淪亡之痛，此則睽懷封建朝廷耳。余選彊村詞，多取資於別集者，秉此志也。

況周頤十首（《蕙風詞》）

清季詞學四大家，叔問專考律定聲之學，半塘、彊村擅校讎結集之功，夔笙撰詞話，研精義理，津梁後學，皆足以邁越前修。清詞以此數子爲殿，有耿光焉。夔笙詞凡數刻，未能盡得。《蕙風詞》二卷，則晚年自定本，錄其十闕，皆辛亥前後所作，琢句高古深隱，此公獨擅。

王國維六首（《觀堂長短句》）

觀堂論詞，頗參新學。然其標舉意境，實即茗柯比興之旨。其懸格在「意境兩忘，物我一體」，亦猶是止庵出入寄託之義。〈蝶戀花〉「昨夜」、「百尺」兩章，其自許爲能到此高格者，余讀之數過，終覺猶有意在，未若溫韋之初無意而可以意逆也。

乙、見於《閒寂日記》者

近年出版的《閒寂日記》，記載先生一九六二年十月一日至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生活實錄，其中頗多記事與詞學相關，可視爲先生之詞話，爰摘出其最爲重要者如下：

買得《詞鯖》一冊，道光丙戌有斐居刊本，星江余煌漢卿集句詞六十餘闕，頗渾成可喜。又《玉壺山房詞選》一冊，民國九年仿宋鉛字排版墨汁刷印本，此亦印刷史上罕見之本也。（1962年10月31日）

閱詹安泰注《南唐二主詞》，頗有可商榷處。惟於金鎖沈埋句不能引王濬事，

爲尤可異耳。(1962年11月20日)

閱詞集數種，於《寒松閣詞》中見有〈甘州〉一闕，題「雷夏叔秦淮移艇圖」。去年晤王支林前輩，曾謂余言松江人擅詞者有雷夏叔其人，歸後檢府志不得，亦不能得其詞。今乃於張公東詞中見之，當亦道咸間人也。(1962年12月7日)

晨謁君彥丈，平一亦在家，遂與其喬梓小談，多涉松江舊事，因以雷夏叔叩之，果是其先世。丈出示《詩經正譌》抄本一冊，題華亭雷維浩撰，云即夏叔之名，其書無甚新解，且又不完。問以詞，則亦無有，殆不可得矣。(1962年12月8日)

下午陪內子上街，順道往常熟路舊書店買得牛秀碑一本，又《冰甌館詞鈔》一本，儀徵張丙炎撰，寫刻甚精。(1962年12月11日)

閱《復堂詞話》，謂秀水女士錢餐霞撰《雨花庵詩餘》卷末附詞話，亦殊朗詣，檢小檀樂室刊本《雨花庵詞》，乃不見詞話，蓋已刪去。徐乃昌此刻諸女士詞集，凡序跋題詞，俱皆刊落，亦殊孟浪。復堂論詞，宗南唐北宋，自足以針浙派之失。然北宋詞家，體制略備，子野、耆卿、東坡、清真，莫非南宋所自出。言北宋詞，亦當有去取耳。復堂盛讚陳臥子、沈豐垣，明清之際，臥子自屬大家，人無閒言；沈豐垣則知之者少。《蘭思詞》復堂亦未見，殆已佚矣。予嘗輯錄數十闕，得復堂一言，自喜目力未衰。(1962年12月12日)

閱趙聞禮《陽春白雪》，得丁葆光〈無悶〉詞，此《直齋書錄解題》所稱催雪〈無悶〉，乃其名作也。初以爲不可見，竟不知其存於此集中。不知別一闕重午〈慶清朝〉，尙可得否？(1962年12月15日)

閱沈傳桂《二白詞》。二白者，殆以白石、白雲爲宗也。然其胸襟尙無白石之灑落，故終不能企及；白雲則具體而微矣。〈漢宮春〉云：「芳菲易老，有楊花春便堪憐。」〈高陽臺〉云：「看花莫問花深淺，有斜陽總是愁紅。」工力悉在是矣。(1962年12月17日)

晚閱柳耆卿詞，耆卿自來爲世詬病，周柳並稱，亦只在〈八聲甘州〉等羈旅行役之作，若其兒女情詞，便爲雅人所不道。然柳在當時，實以情詞得名。其詠妓女歌人，一往情深，於其生涯身世，極有同情。如〈迷仙引〉云：「萬里丹霄，何妨攜手同去。永棄卻、煙花伴侶。免教人見妾，朝雲暮雨。」〈少年遊〉云：「心性溫柔，品流詳雅，不稱在風塵。」其言妓女多情處，均致慨於男子薄情辜負，此皆爲妓人所喜慰。花山弔柳。夫豈以其爲蕩子行徑耶？（1962年12月18日）

閱《樂府雅詞》。周美成詞「向誰行宿」，此作「向誰邊宿」。蓋以「行」字太俗，而改之也。然「行」字訓「邊」，今乃得其出處，因作詞話一則。（1962年12月19日）

閱溫飛卿詩。其詩與詞，實同一風格，詞更隱晦。然余不信溫詞有比興。張皋文言，殆未可從，要亦不妨作如是觀耳。王靜安謂飛卿〈菩薩蠻〉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此言雖攻皋文之固，然亦未安。興到之作，亦不可無命意。豈有無命意之作品哉？余不信飛卿詞有比興，然亦不能不謂之賦，賦亦有命意也。（1962年12月22日）

閱黃秋岳《花隨人聖庵摭憶》，有書魏匏公事，其人甚奇俊。余有其《寄楡詞》，因取讀之，頗有好句。（1963年1月19日）

至南京路修錶，順道往古籍書店，買四印齋本《蟻術詞選》一部，又海昌蔣英《消愁集》詞一部，此書刻於光緒三十四年，小檀欒室所未及刻也。集中〈念奴嬌·秋柳〉、〈漁家傲·游曝書亭〉，皆工緻。〈高陽臺·秋夜與弟婦話舊〉云：「聽雨聽風，梧桐樹雜芭蕉。」可稱警句。（1963年1月23日）

今日又從古籍書店得四印齋甲辰重刻本《夢窗甲乙丙丁稿》，此本刊成後，未刷印，而半塘老人去世，況夔笙得一樣本，囑趙叔雍上石影印以傳，時民國九年庚申也。況跋云：「版及原稿已不復可問。」余初以爲此版必已失散，今此本有「民國廿三年版歸來薰閣」字，蓋來薰閣就原版刷印者也。此夢窗稿三次刻本，流傳甚少，亦殊可珍。除夕得此，足以壓歲矣。（1963年1月24日）

下午訪問周退密，……又見金狃《吟紅閣詞鈔》三卷、續抄三卷。歸檢《國朝詞綜》，云狃休寧人，監生，僑居錢塘，早卒，有《吟紅閣詞》二卷。周君此本，乃狃之子所刊，故有詞六卷之多，其中〈沁園春〉詠物至九十餘闕，亦殊無謂。
(1963年2月5日)

過古籍書店，得詞集數種，有顧羽素《綠梅影軒詞》一卷，取徐乃昌刊本校之，溢出二十一闕，不知徐氏所據何本。徐刊稱《菑香詞》，殆早年所刊本耳。
(1963年2月10日)

閱《湘綺樓詞選》。此公好妄改字，全不解宋人語，亦奇。(1963年2月11日)

夏瞿禪《唐宋詞人年譜》，購置已久，未嘗細讀，今日始窮一日之力盡之。夏公於此書致力甚劬，鉤稽細密，諸人一生行事昭然，繫詞亦確實有據，不作假擬，〈馮正中年譜〉猶足正惑辨妄，可謂得知己於千祀之後矣。(1963年2月21日)

閱鵬公手稿。詩曰《恬養移詩》，分〈搬薑集〉、〈西南行卷〉、〈山雨集〉、〈梅邊集〉，皆解放以前作，〈老學集〉為解放以後作。五十年間，詩凡一千餘首，早年所作皆宋詩，頗受散原影響，抗戰以後諸作，皆元人之嗣唐者矣。詞一卷曰《蒼雪詞》，凡一百數十闕，多晚年所作，憶《南社集》有其早年詞，似均未存稿，可補錄也。(1963年2月25日)

閱鵬公詞，風格在東坡遺山間，因念姚春木《灑雪詞》至今未刊，可合鵬公所作合為《雲間二姚詞》，或稱《二雪詞》，亦巧事。(1963年2月27日)

抄雲間詞人小傳，取府志及續志，並諸家詞選與《松風餘韻》、《松江詩鈔》、《湖海詩傳》諸書綜合之，已得二百八十餘家，十九有詞可錄，亦不為少矣。
(1963年10月4日)

閱陳家慶《碧香閣詞》，選錄十九闕，皆可繼軌宋賢。(1963年10月7日)

閱沈祖棻《涉江詞》，選三十三首，設色抒情俱有獨詣。（1963年10月8日）

晨訪周迪前，假得刻本《湘瑟詞》及鈔本《海曲詞鈔》，……以所藏《湘瑟詞》鈔本與刻本對勘，補得所缺三十餘字，又從《海曲詞鈔》中補得雲間詞人十餘家。（1963年10月10、11日）

選錄繆雪莊詞四闕，於《范氏一家言》中得范啓宗詞一闕。（1964年1月6日）

閱《詞律》數卷，覺萬紅友亦甚有見地，不可及也。（1964年2月21日）

晨訪周邊潛，假得《幽蘭草》、《尺五樓詩集》、《堪齋詩存》三種。《幽蘭草》抄配得殘缺者三頁，甚快事。（1965年1月27日）

以上詞論或詞話，皆可見出先生之詞學觀點，其中論清詞部分，尤其彌足珍貴。蓋清詞家數繁多，然因基本資料不完備，清詞之研究發展遲緩，《全清詞·順康卷》雖於近日出版，順康以下之編輯，卻遙遙無期。玫儀與吳熊和、嚴迪昌二位先生合編之《清詞別集知見目錄彙編——見存書目》收錄詞人至二千餘家，別集版本相異者則有六千餘種，散見各館度藏，索閱不易，故有關清詞之研究，實為尚待開發之園地。施先生之論詞資料，示人津筏，對清詞研究，貢獻尤多。